

前漢紀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荀悅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大傳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

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
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
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
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
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
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
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
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姪正君夢月
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
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

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
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
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
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
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
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
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
南令以職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
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旣見禹虛已問以政
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牆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

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
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
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
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
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
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
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
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
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
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

賜宗室屬藉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
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
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
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
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
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立皇弟音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
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
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
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炊飛外池

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廢人行也
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
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
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若魯君
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爲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
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不問家
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
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
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
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
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
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

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
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
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
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
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
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
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
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

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
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
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
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
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
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
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
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
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
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
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
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
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
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
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
於天下先驗師傅旣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
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
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
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
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

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偁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傳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
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
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附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
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
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
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
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
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等六裁自
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
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劔曰蕭育杜
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召入拜

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
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
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
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
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
者恐旣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
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
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
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刺白馬以
月支王頭所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
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
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
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
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
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
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
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
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

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勅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
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
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
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
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
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
蠹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
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